

朕宅帝位之五載，孟冬十月。賊臣朱泚，反天悖人。因時多虞，乘我無備；誘聚叛卒，作亂於京師。朕深惟罪己之誠。遠遵避狄之義。駕自中禁，狩於進坳。賊陰謀爲奸，陽言示順。以公嘗任涇帥，素得士心，采諸衆情，引以自助。公感時悲憤，思定大業。謂復國安人由己，不可以顧私；謂開物變化在權，不可以虛死。畧匹夫之褊介，蘊曠代之宏規。內真其心，外溷其迹。且控察元惡情狀，將因而圖之；賊果不疑，委以心腹。遽發兇黨，謀襲我師。公詭說以詞止之，不可。乃竊取官印，假爲兵符。急追寇軍。不遠而復，銷禍紓難，陰陽若神。於時物情危疑，忠邪莫辨。卒乘未輯，軍旅未完。微公之謀，吾幾蔑濟。旣而密結勇敢，誓殲寇讎。決策尅期，中外發應，會賊泚召公計事，引入閣中，露其奸情，言及僭竊；公氣填胸臆，植髮衝冠；仰天大呼，帝鑒何昧，孰爲臣子，而忍是心；語未絕音，奮笏前擊。凶徒敗面，旣躡而奔。左右駭然，初未敢動。繼者不至，事遂無成。逆徒交鋒，因而遇害。

後唐修奉關西陵寢詔

列聖陵寢，多在關西。中興以來，未暇修奉。宜令京兆、河南、鳳翔等府。耀州、乾州、奉陵諸縣。其陵園有所缺漏，本處量差人工修奉。仍人給口食、祭告、下太常宗正寺。參詳

奏聞。

明宏治十三年贈刑部尙書宋欽制

國家式稽古典，優禮大臣；生必隆其爵位，沒必加之贈諡者，所以獎勵忠良也。故致仕南京大理寺卿，加資政大夫宋欽。敏資謹行，早登甲科。棘寺授官，已著明清之績。臬司進秩，屢揚廉慎之稱。旋升都憲之階，載陟廷尉之長。既夷方之克服，況訟獄之無冤。追維出入之勞，宜篤始終之義。茲特贈爾爲刑部尙書。嗚呼！掌禁以率其屬，雖未正位於生前，攷行以易其名，固已垂譽於身後。倘靈明之不昧。尙祇服於無窮。

十四年諭祭南京大理寺卿贈刑部尙書宋欽文

惟爾發迹賢科，擢官棘寺。累升外臬，綽有賢聲。爲都憲，有巡撫之能；陟正卿，多平明之績。才猷益展，資望兼隆。顧委託之方殷，迺引年而休致。官階復進，用示殊榮。林壑優游，宜膺晚福。胡爲一病，遽爾長終。爰念往勞，賜葬與祭。爾靈不昧，尙克欽承。

天啓六年贈貴州都勻府知府李時茂制

鞠躬盡瘁，人臣報國之忠。晉秩殊榮，朝廷酬功之典。矧大節昭於御寇，粹履足以維風。

曷斬崇裒、以旌駿烈。爾原任貴州都勻府知府李時茂、克孝克友，允武允文。偉績初試於宰封，鴻猷丕彰於治郡。迨夫都勻出守，適值夷孽披猖，庚癸頻呼，烽燧時警；孤城抵賊，咸殷無兵寡助之憂；七日攻圍，幾致掘鼠羅雀之慘。而爾疚心賊患，倡義氣以鼓軍民；蒿日時艱，能傾囊以募士卒。不惟固圍，而且接濟多方。匪直解圍，乃更多所截斬。存一城如線之脈，保萬戶累卵之生。綏靖功高，安攘勳懋。乃因過瘁致疾，遂爾城全身亡。爲國捐軀，以死勤事。忠可憫已！茲特贈爾爲貴州按察司副使，錫之誥命。於戲！力捍危城，正氣懍乾坤不朽；榮躋憲副，高名與日月同光。祇服廷綸、翔輝泉室。以上詔諭

諫合葬乾陵疏稿

唐嚴善思

尊者先葬，卑者不得入。今啓乾陵，是以卑動尊，術家所忌。且元闕石門，冶金固隙，非攻鑿不能開。神道幽靜，多所驚瀆。若別開隧以入其中，卽往時葬祭神位先定，更且有害。曩營乾陵，國有大難，易姓建國，二十餘年。今又營之，難且復生。合葬、非古也，況事有不妥，豈宜循據。漢世皇后，別起寢墓，魏晉始合葬，漢積祀四百，魏晉率不長，亦其驗也。今若更擇吉地，附近乾陵，取從葬之義。使神有知，無所不通。若其無知，合亦無益。山

川精氣，上爲列星。葬得其所，則神安而後嗣昌。失其宜，則神危而後嗣損。願割私愛，使社稷長久。

請停乾陵四季及生忌日節日起居摘

唐唐 紹

禮不祭墓。唐家之制，春秋仲月，以使具鹵簿衣冠巡陵；天授之後，乃有起居，遂爲故事。夫起居者，參候動止，事生之道，非陵寢法。請停四季、及生日、忌日、節日、起居，準式二時巡陵。

請停日祭疏摘

唐鼓景直

禮無日祭陵，惟宗廟月有祭。故王者設廟、祧、壇、墀，爲親疎多少之數，立七廟。一壇、一墀，曰：「考廟，」曰：「王考廟，」曰：「皇考廟，」曰：「顯考廟，」皆月祭之。遠廟爲祧，享嘗乃止。去祧爲壇，去壇爲墀，有禱焉，祭之，無禱乃止。又譙周祭志。天子始祖、高祖、曾祖，祖考之廟，皆月朔加薦，以象平生朔食，謂之月祭。二祧之廟，無月祭。則古皆無日祭者。今諸陵朔望，則近於古之殷事；諸節日食，近於古之薦新。鄭注禮記：「殷事、月朔、半，薦新之奠也。又既大祥、即四時焉。」此其祭皆在廟。近代始以朔望諸

節，祭陵寢。唯四時及臘五享廟。考經據禮，固無日祭於陵。惟漢七廟議京師，自高祖下，至宣帝，與太上皇、悼皇考。陵旁立廟、園，各有寢、便殿；故日祭於寢，月祭於便殿。元帝時，貢禹以禮節煩數，願罷郡國廟。丞相韋玄成等，又議七廟外寢園，皆無復議者。亦以祭不欲數，宜復古四時祭於廟。後劉歆引春秋傳日祭、月祀、時享、歲貢；祖禰則日祭，高曾則月祀，二祧則時享，壇、墀、則歲貢。後漢陵寢之祭，無傳焉！魏晉以降，皆不祭墓，國家諸陵日祭，請停如禮。

奉天上德宗疏

唐陸贄

陛下志一區宇，四征不庭，凶渠稽誅，逆將繼亂；兵連禍結，行及三年。行者有鋒刃之憂，居者有誅求之困。非常之虞，億兆同慮。惟陛下穆然凝邃，獨不得聞。陛下：有股肱之臣；有耳目之任；有諫諍之列；有備禦之司。見危不能竭其誠，臨難不能効其死；臣所謂群臣之罪，豈徒言歟！臣聞「理或生亂，亂或資理；有以無難而失守，有因多難而興邦。」今牛亂失守之事，既往不可復追矣！其資理興邦之業，在陛下克勵而謹修之。

再上德宗疏

當今急務，在於審察群情而已矣！群情之所甚欲者，陛下先行之；所甚惡者，陛下先去之。欲惡與天下同，而天下不歸者，未之有也。理亂之本，繫於人心。況當變故危疑之際乎？頃者、中外意乖，君臣道隔；上澤闕於下布，下情壅於上聞；實事不知，知事不實。此群情之所甚惡也。

### 三上德宗疏

臣聞立國之本，在乎得衆。得衆之要，在乎見情。在易乾下坤上，曰：「泰。」坤下乾上曰：「否。」損上益下曰：「益。」損下益上曰：「損。」夫天在下而地處上，於位乖矣！而反謂之泰者，上下交故也。君在上而臣處下，於義順矣！而反謂之否者，上下不交故也。上約己而裕於人，人必悅而奉上矣！豈不謂之益乎？上蔑人而肆諸己，人必怨而叛上矣！豈不謂之損乎？

### 乞留陝西路公使錢疏

宋范仲淹

朝旨下陝西省，罷同解乾耀等九州軍、公使錢，共一千八百貫文。竊以國家逐處置公使錢者，蓋爲士大夫出入，及使命往還，有行役之勞；故令郡國饋以酒食，或加宴勞。蓋養賢之

禮，不可廢也。謹按周禮：「地官有遺人掌郊里之委積，以待賓客；野鄙之委積，以待羈旅。」三王之世，已有廚傳之禮，何獨聖朝顧小利而忘大體。且今瞻民兵一名，歲不下百貫。今減省公用錢一千八百貫，只養得兵士一十八人。以十八人之資，廢十餘郡之禮，是朝廷未思之甚也。況今逐州使命之外，各有軍營。每年春後，邊兵歇泊，動經半年。軍中人員，並無宴犒之具。雖條貫有旬設之名，逐州每月一次，舉行軍員，各給錢一百文。已來官務，薄酒二升。既無公用，更不赴筵，亦不張樂；豈朝廷宴饗將校之意。州郡削弱，道路咨嗟！當全盛之朝，豈宜如此。伏望聖慈，速降指揮，下陝西路轉運司，昨來經減廢公用錢處，並令如舊，庶協典禮，稍息物論。

公奏勦寇疏摘

明衛引文

近按臣傅永淳與臣手書云：「一即今強賊無數，盤踞邠乾鳳隴之間。全望督師拯救。而督臣自漢南至鳳翔，所發兵馬，俱爲賊困。標下兵馬，只百三十名，無名可發。蓋因一行招撫，將原帶兵馬，散者散矣！止者止矣！虛實盡在賊中。故一舉而莫可制。」臣等讀之未畢，心膽俱寒。伏思流賊之用撫也，在大勦之後；彼勢屈而力窮，將匍匐以乞命。我乃寬一面網，

爲招安計，則可耳！若我兵既微，我將既怯，其視流賊也，多寡既不相如，強弱又甚懸絕；坐視殺掠萬狀，竟爾莫展一籌；不得已徧處招誘，欲以撫之一著，苟且結局。彼流賊者，當其就撫時，則面撫而心叛；迨其既撫後，則旋撫而旋叛。此臣鄉庚午、辛未，當事諸臣，用之而貽害無窮者，今其可再試耶！若再試之，而仍然不效；乃復朦朧推卸，以欺我皇上。至於地方將盡爲賊有，百姓盡爲賊殺，其禍安所底止哉！嗟乎！秦地、皇上之版圖也；秦民、皇上之赤子也。欲救秦疆，非抹殺撫之一字，純用勦法不可。欲用勦法，非用大兵大餉不可。祈念三秦今日景象，萬分危急。倘稍遲救援事，將有不忍言者。敕下督撫，調發延寧甘肅之兵，委二三智勇大將，合力夾勦。至於前蒙皇上準留地方餉銀；若其留者，即可徵解。夫豈無救急需，臣等亦何事累章呼籲，以煩聒天聽也。奈三秦、西自邠乾，南自漢興，北自涇陽三原，徧地皆賊；道路俱梗，煙火斷絕，文移不通；田廬園舍之邱墟，將於何處覓餉乎！並望或敕戶部，或發帑金，急措三四十萬，以濟軍費，以資成功。以上疏

讓奉天華州請立生祠及碑第四表

唐郭子儀

伏以奉天華州耆壽，請爲臣立碑及生祠。臣自揣功業至薄，不可以當刊紀。百姓至弊，不

可以興力役。歷獻愚悃，至於再三。言不動天，未蒙允納。夙夜敬懼，不遑宵止。臣非有馬援南征之績，竇憲北伐之功，安敢飾詞以陳謙讓。但以兵革不息，十年於茲。天下之人，未獲其所。臣幸備相位，尙負愛責。頃歲之克復京都，去冬之小卻戎醜。所有微效，皆稟聖謀。然未能使干戈盡銷，郊甸罷警。北有亡命之虜，西有無厭之戎。公卿大夫，未免旰食。臣幸而獲宥，其榮已多。豈可竊功僥名，以圖不朽，其若干古何？昔漢爲霍去病理第，辭以匈奴未滅，無以家爲。況今殘孽尙存，而敢播弄金石。臣雖才不逮名，竊慕古人之志。所望再効鴛蹇，遠斥凶渠；三虜之首必懸，四海之波自定。從茲偃伯可以息人，然後紀功，亦未爲晚。

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摘

唐陸贄

陛下嗣位之初，務遵理道，敦行約儉，斥遠貪饜。雖內府舊藏，未歸太府。而諸方曲獻，不入禁闈。清風肅然，海內不變。議者咸謂漢文卻馬，晉武焚裘之事，復見於當今。近以寇逆亂常，變輿外幸，旣屬憂危之運，宜增儆勵之誠。臣昨奉使軍，將之道行殿，忽睹右廊之下，列二庫之名，懼然若驚，不識所以。何則？天衢尙梗，師旅方殷，瘡痍呻吟之聲，噢咻

未息。忠勤戰守之效，賞資未行。而諸道貢獻，遽私別庫。萬目所睹，孰能忍懷。竊揣軍情，或生觖望。乃詢候館之吏，兼采道路之言。果如所虞，積憾已甚。或忿形謗讟，或醜肆謳歌。頗含思亂之情，亦有悔忠之意。是知毗俗昏鄙，識昧高卑。不可以尊極臨，而可以誠義感。頃者六師初降，百物無儲。外捍兇徒，內防危堞，晝夜不息，殆將五旬。凍餒交侵，死傷相枕。畢命同力，竟夷大艱。良以陛下不厚其身，不私其欲，絕甘以同卒伍，輟食以啗功勞。無猛制而人不携，懷所感也。無厚賞而人不怨，悉所無也。今者攻圍已解，衣食已豐；而謠譟方興，軍情稍阻。豈不以勇夫恆性，嗜貨矜功。其患難既與之同憂，而好樂不與之同利。苟異恬默，能無怨咨。此理之常，固無足怪。記曰：「財散則民聚，財聚則民散。」豈非其股鑿歟？衆怒難任，蓄怨終泄。其患豈徒人散而已！亦將慮有搆奸，鼓亂、干紀而強取者焉！以上表狀

館驛使壁記

唐柳宗元

凡萬國之會，四方之來，天下之道塗，畢出於邦畿之內。奉貢輔賦，修職於王都者，入於近關，則皆重足錯轂，以聽有司之命。徵令賜予，布政於下國者；出於甸服，而後接行成列

，以就諸侯之館。故館驛之制，於千里之內尤重。自萬年至於謂南，其驛六。其蔽曰：「華州，」其關曰：「潼關。」自華而北，界於櫟陽，其驛六，其蔽曰：「同州，」其關曰：「蒲津。」自霸而南，至於藍田，其驛六，其蔽曰：「商州，」其關曰：「武關。」自長安至於盤屋，其驛十有一，其蔽曰：「洋州，」其關曰：「華陽。」自武功西至於好時，其驛三，其蔽曰：「鳳翔府，」其關曰：「隴關。」自渭北北至於華原，其驛九，其蔽曰：「坊州。」自咸陽而西，至於奉天，其驛六，其蔽曰：「邠州。」由四海之內，總而合之，以至於關。由關之內，東而會之，以至於王都。華人、夷人、往復而授館者，旁午而至。傳吏奉符而閱其數，縣吏執牘而書其物。告至告去之役，不絕於道。寓望迎勞之禮，無曠於日。而春秋朝陵之役，皆有傳館；其飲飫餼饋，咸出於豐給。繕完築復，必歸於整頓。列其田租，布其貨利。權其入而用其積。於是出納奇贏之數，句稽攷校之政。大歷十四年，始命御史爲之使。俾攷其政，以質於尙書。季月之晦，必合其簿書，以視其等列，而校其信宿，必稱其制。有不當者，反之於官。尸其事者，有勞焉，則復於天子，而優升之。勞大者，增其官。其次，降其調之數。又其次，猶異其攷績。官有不職，則告而罪之。故月受俸二萬於太府吏五人

。承符者二人、皆有食焉。先是、假廢官之印而用之。貞元十九年，南陽韓泰告於上，始鑄使印而正其名。然其嗣當斯職，未嘗有記之者。追而求之，蓋數歲而往，則失之矣！今余爲之記，遂以韓氏爲首；且日修其職，故首之也。

乾州修建城池四門記

明王 楨

乾州城者，唐之奉天城也。德宗用桑道茂之諫，高大其城，以備不虞。後鸞輿回長安，歷宋元迄今，城門口尠，遂空其四隅。故其城大勢雖壯，中多磷蝕；門垣矮陋，隍覆夷壤；使人有患盜捍衛之難。甲辰秋、方伯杏里王公，以路通邊衝，防守其地，登城躡門，俯仰者久之；乃慨然嘆曰：「一城殘故矣！詩曰：『無俾城壞，無獨斯畏。』易曰：『重門擊柝，以待暴客。』言城所當修備，須在預也。且門者城之喉，樓者門之冕也。修城宜自門始。」乃諄屬官吏，計費度工，經猷拓創；使財出公帑，力借民隙。又曰：「事無巨細，人存則舉，往往修之者，上侵下漁，費倍而效寡，無怪乎蠹深而城壞也！於是主守數易，付託實艱。」乙巳春、適止菴李君來典郡，新政嚴明，凡所廢墜，毅然肩之。遂行城履隍，感嘆圯頽。曰：「一城荒至此，保障曷恃；一勞永逸之務，莫大於此。况動支有命，拓創有軌，誠不欲仍貫爲



美並彰。克守是著。吾固有嘉於正菴。且異後者之永嗣也。

### 游乾陵記

明宋廷佐

正德乙巳，重九日。予偕二三子，游於梁山。山在郡城西北，唐高宗武后葬是，名乾陵。陵正南，兩峯對峙，上表雙闕。曰：「朱雀門。」內列石器，首華表二，次飛龍馬二，朱雀二，馬十匹，仗劍者二十人。次二碑：東碑無文，間刻前人題名；西碑文曰：「述聖記，后自製也。」碑制四方如扇，俗曰七節碑，今仆矣！次雙闕，陵之內城門也。大獅二，南向。左右列諸番酋像，左之數二十有八；右之數三十；仆豎相半；背有刻，皆剝落，不可讀。論者謂太宗之葬，諸番酋來助者甚衆，武后不知太宗之餘威遺烈，乃欲張大其事。刻之以夸耀後世是也。復北行，抵後山下，並麓而西。曰：「白虎門。」北曰：「元武。」東曰：「青龍。」皆表雙闕，樹石器。於時復抵朱雀門，將尋臨川上仙之迹而弔之。遂憩闕下，削苔讀碑，喟然嘆曰：「悲夫！唐之有天下也。唐有天下三百年，其間厄婦寺之禍，舉神器於既墜者，再四矣！方武氏之據大位也，以陰悍殘虐之資，幽廢嗣君，誅殺唐宗室，立武氏宗廟；神堯太宗之緒，不絕如帶。向微狄仁傑以口舌代斧鉞，有以誅不軌之心，則唐之天下，轉而爲周矣！今即其

遺址而觀，抑可以嘆用心之無益也！吾想武后之營斯陵也，以爲不窮奢極侈，無以耀當時而誇後世；且無以盡身後之富貴。肆茲土木器物之制，皆壯麗堅固。蓋欲傳之百千萬世無蔽也。抑豈知今日如此哉？三三子曰：「先生之責武后者，其言固當。但物久則壞，亦理之常，固不係於武氏之惡也。噫！子之言非矣！如子言，則漢文之灞陵，因山爲藏，不復起墳者，今當與培塿等耳！何以肅清廟而享祀無窮哉？」日既暮，乃酣飲而歸。記之，以貽同游者。

東觀書屋記

清呂 箴

東觀書屋者，余友黎子讀書處也。黎氏自大中丞後。家藏多東觀祕書。書屋縱橫，僅數十弓；而窗几明淨，筆牀茶竈，位置咸宜。門外雜花數本，點綴春色。客至，呼童瀹茗，其聲丁丁然。無事，則焚香閉戶，坐擁百城，是謂娜嬛福地可也。東觀云乎！

呂氏先祠記

清呂 箴

呂氏族？由來舊矣！太公表東海，大家聲；迄宋文穆公，占籍洛陽。九傳至大防，始分派關西。余族，豈其苗裔耶？其牒乃不可考。禮「大夫三廟、士二廟」？庶人祭於寢。遠廟爲祧，去祧爲壇，去壇爲墀，去墀爲鬼。然則立今日而溯三代以上，固皆鬼也。今人攀援貴族，

或附託先賢，以相誇耀。曰：「某某吾高，某某吾曾。如延陵之祠泰伯，隴西之祖老子，所在多有；乃相其祐，塵且封之，升其堂，草且宅之。嗚呼！豈不悖哉？余族隸奉天，遞傳數十世；衣食粗給，屋宇無恙，則皆先世所留貽也。語曰：「有先人之敝廬。」屈子云：「余高陽之苗裔。」溯厥從來，不忘所自，禮也。而我顧玩忽之，其何以昭先德而示子孫。且我享受大廈，而俾肇此基者，反搖落於風雨中，於心又奚忍焉？歲乙酉，余兄某、協力拮据，營祠於村西北隅，泮旬落成。堂一、亭一、門一、壁一。昔之蕭條者，今且丹雘一新；而奉觴鞠脰於祠中者，咸欣欣然有喜色矣！余素不能文，姑記數語，使後來有能自樹立，如文穆大防其人者；循二廟三朝之制，以大壇墀樹木之觀；此則前人之幸，而亦余之所厚望也夫！

梁山蝴蝶紀異

清劉志芬

道光二十八年。七月、某日，余與三原楊梅友，同游乾陵。時宿雨初晴，野花滿山如繡。方徘徊凝眺間，忽有蝴蝶數百，浚風飛舞而來；五色繽紛，銀海欲眩；昭陽飛燕，洛甫驚鴻，未能方其斌媚也。中有極大者，翅後皆拖雙帶，宛然圖畫中物。若近若遠，更覺栩栩撩人。楊口占數詩，有「蝴蝶飛來秋色裏，雙垂長帶逐遊人。」之句。姑紀其事耳！若其團花滾

雪之形，縹野絢霄之狀；固非筆墨所能盡也。憶余外祖李氏，家於陵西。一日，有有巨蝶入室中，黑質紅斑，兩翅如扇；後隨小蝶數十，若擁護之狀；當時詫以爲瑞。由今觀之，秦祠享祭之說，果有徵耶！抑茲山之靈，實有以鍾此豔質也。噫！荒山落寞，得斯蝶爲之點綴，頗不減色。惜乎著述之家，采錄不及。遂使羅浮小鳳，獨擅美名；而賸粉零金，卒歸湮沒。其亦有幸有不幸歟！

名趣園記

在好時村北，王夢齡置，花竹掩映，地絕塵囂。

清王潤

園曷以趣名也？以園之趣，名趣園也。園曷趣也？園以不趣而趣也。趣以不園而園，乃益趣也。又在居游往來者，自有其趣，不關乎園之趣也。不趣、奚趣也？園有蘭、趣香也；有竹、趣品也。余愛竹愛蘭，清趣、亦雅趣也。乃野蘭、俗呼馬蘭、嗅無香。竹之高綠不齊階，叢葉無竿，抑不趣也。而余寶之，囑司園者，日報竹增高今幾尺，蘭芽初茁，盼花開、以賞心而悅目也。且往往誤坐客之請，余亦不辭，欣然前導。客每竹前問竹，蘭外尋蘭也；迨指示之，恆主客相顧笑，則趣也。檐之前，有豆棚焉！又無甚趣也，而乃開當初夏，今泊陽月，雪後猶花，儼然兄春蘭而弟臘梅也，則亦趣也。園之不趣而趣者，類若是也。曷言乎不